

论《红楼梦》“木石前盟” 的三维叙事与四重时空

贺 岩

内容提要: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神话,即“木石前盟”,是《红楼梦》一书的核心,同时也是作者爱情观与非凡艺术创造力的完美结合。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论证作者通过现实叙事、梦叙事、神话叙事,三维共建出“木石前盟”的世俗人间、太虚幻境、神界、自然界四重时空境界,展现出作者独特的创作思维。由此,造就出“木石前盟”及整个《红楼梦》真切动人而又奇幻瑰丽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红楼梦》 “木石前盟” 三维叙事 四重时空

《红楼梦》一书的核心线索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即“木石前盟”。“木石前盟”对爱情细腻入微、深广清晰的展现,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是曹雪芹天才的艺术创造。作者运用现实、梦、神话三种叙事方式的巧妙结合,构建出“木石前盟”世俗人间、太虚幻境、神界、自然界迥然不同的四重时空境界,多面立体地呈现出作者

情感体悟的独特情境、全新思考和精神探索,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社会文化内蕴。

一、“木石前盟”的三维叙事

“木石前盟”的三维叙事,就是作者运用现实叙事、梦叙事和神话叙事这三种各具特色的叙事笔法,从外在社会现实、内在深层心理和哲学思考的境界三个不同层面,对宝黛爱情进行精细饱满的全方位描摹。

第一,现实叙事——社会生活真实层面的全方位展示。

《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巨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国人生活、感情的各个层面,这也正是《红楼梦》取得极大文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的爱情描写亦是如此。正如袁世硕先生所言: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在整个情节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描写中也始终遵循着生活的客观逻辑。……在古典文学中,没有另一部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把封建大家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如此真切入微。……写得完全合乎生活的逻辑,没有丝毫人为的勉强痕迹。”^①

因此,“木石前盟”的基本特点就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贯穿宝黛爱情发生、发展、成熟、毁灭的整个过程。林黛玉的家远在扬州,其母贾敏是贾母最疼爱的独生女儿,贾敏去世后,贾母将林黛玉接到贾府,把对亡女的爱一股脑儿倾注在林黛玉身上。所以,

“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

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自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起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②(第五回)

这是他们之间爱情得以产生的生活土壤,在一天天最平常、亲近的相处中,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相互了解、理解、关怀和欣赏,最终达到爱情的高度。宝黛爱情的萌芽、发展、直到成熟,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比如宝黛初会时一见如故的强烈内心震撼,此后在日常生活中,贾宝玉对林黛玉无微不至而又习以为常的周到关怀和照顾,林黛玉对贾宝玉逐渐敏感细腻而又令他人感到不可理喻的种种情感冲突:例如第二十三回宝黛同看《西厢记》时的内心和谐与表面冲突;第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宝黛在“金玉良缘”强大压力下的剧烈冲突;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黛内心彼此引为“知己”。黛玉葬花吟唱出当时女性悲剧命运的普遍性,林黛玉正是所谓“万艳同悲”的代言人,表达出当时女子无限悲凄哀伤无奈的心声。而她唯一的知音就是“恹倒在山坡”的贾宝玉,贾宝玉的心理活动正是对《葬花吟》内涵的绝妙注解,更是对女儿们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和关怀。

因为对男性社会主流价值的反叛,贾宝玉从小受到各方诟病,尤其是自己最为亲近的人。例如父亲贾政,动辄以“畜生”呵斥;最疼爱自己的贾母和王夫人也不理解他;最亲近的侍婢袭人也想尽办法劝他;最得长辈疼爱最懂道理体谅人的薛宝钗也劝他;甚至连性格豪爽的史湘云也同样劝他!越是一天天长,劝的人也越多,力量也越大,贾宝玉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举着谁也看不懂的旗帜,在众人尤其是亲人的全力反对中,誓死战斗到底!真正理解他的唯

有林黛玉,所以,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账话。”林黛玉不但理解贾宝玉,而且欣赏他、默默地支持他,他们的爱情远远超出历来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式的外貌吸引、金榜题名夫荣妻贵大团圆式的世俗追求,前所未有地诠释了知己之爱的深刻内涵。这样的爱情自然是稀世之宝,闪耀着人性本初的光辉,是俗世中的任何珠光宝气所远远不及的,这也正是“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本质差异所在。

“木石前盟”是建立在反叛社会主流价值基础上的爱情,没有反叛就没有爱情。那么,反叛社会的爱情,在社会中自然“无立足境”,反叛同时也成为爱情被毁灭的根本原因。林黛玉的死标志着“木石前盟”在俗世中彻底的毁灭,宝黛的爱情悲剧达到顶峰,而宝钗和宝玉的成婚,完全是“金玉良缘”的世俗性胜利。这就是“木石前盟”的现实叙事,体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

第二,梦叙事——内在心理感受层面的情感凸显。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此书中凡用‘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由此可见,梦叙事(书中所写太虚幻境,皆通过梦境来显现,所以用梦叙事一言以概之)在《红楼梦》全书中的关键性。首先是结构作用,《红楼梦》以“梦”点题,以贾宝玉第五回和第一百一十六回两次梦游太虚幻境这两个大梦结合,《红楼梦》全书基本内容都在其涵盖之下,首尾相应,以梦始,以梦终。其间又穿插着众多小梦,与情节发展相呼应,是全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据统计,《红楼梦》

全书共写了大大小小的梦 32 个,形成一个具有等级层次的梦系统。^③

其次,梦是“木石前盟”的独特表述方式。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即以梦起,引出神瑛侍者对绛珠草的甘露之惠,以及绛珠仙子在人间的“还泪”历劫,也就是宝黛爱情的宿世因缘。“木石前盟”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终身误》一曲云“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与贾宝玉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相对,从此“木石前盟”正式成为宝黛爱情的代名词。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贾宝玉在梦中喊骂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是贾宝玉对“金玉良缘”强大现实压力的心理抗拒,也是对“木石前盟”的潜意识认同。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紫鹃假说黛玉要离开贾府回老家去,宝玉顿时呆傻,贾府上下一番闹腾,直到晚上,“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紫鹃的试探,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贾宝玉所有的顾虑伪饰,贾宝玉以梦、哭等最直观、释放的方式,把对林黛玉独一无二的爱情大白于天下。正如他醒后对紫鹃所说“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这是他对林黛玉的爱情誓言和决心!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噩梦”,梦中林黛玉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无力,正是她现实中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真实心理呈现。与贾宝玉的爱情是唯一的力量,宝黛异地同心同时同梦,体现了二人内心深处对于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梦中宝玉挖心流血倒下、黛玉痛哭无助正是“木石前盟”人间悲剧结局的预演。黛玉死后,第一百一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贾宝玉再次梦游太虚幻境,得知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木石前盟”,并以神瑛侍者的身份见到绛珠仙

子醒后了悟,最终出家而去,回归本处。很明显,梦是比现实更加激动人心的情感高潮,梦叙事是比现实叙事更加纯粹的情感表述,将“木石前盟”的情感内蕴从琐碎生活中作了凝练动人的提纯和凸显。

另外,梦是一种普遍的生理现象。例如第五回贾宝玉的性梦,对于每个成长中的青春男孩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关于警幻仙子等等就属于曹雪芹独特的艺术创造了。在日常生活中,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而,梦叙事对读者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中国文人更是对梦有着独特的艺术感悟,比如“庄周梦蝶”,巫山神女的朝云暮雨之梦,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之梦。杜丽娘最初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爱的愿望,之后,为梦中之情生而死、死而生,梦与现实完全交织在一起,梦也是一种特别的现实,甚至是更为深刻、更贴近内在自我的精神现实。比如汤显祖本人的诗文中,也有多篇真实记梦的作品,例如《遗梦》、《梦觉篇》等。正如翁敏华先生所说:

“汤显祖写梦,……若无民间长期存在的‘梦魂观念’,若无具有全民族性的这类‘心意民俗’作为基础,他的创作也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写作成功,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接受、理解、发生共鸣,甚至为其‘断肠而亡’的”。^④

所以,在长期的文化熏染之下,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爱情作品中,梦叙事比比皆是。梦叙事既符合中国人普遍的“梦魂观念”,又对中国传统现实的婚姻不自由是一种心灵的圆满弥补,是中国文人的爱情心理的独特表现。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而言,“金玉良缘”是门当户对的现实存在,是宝黛二人无法回避更无力对抗的。正如《红楼梦》

第三十二回,林黛玉内心感伤道“既有金玉之说,亦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哉!”于是,贾宝玉就在梦中设“木石前盟”与之抗衡——“金玉”自有其可考可量的社会价值,而“木石”便是先天神谕式的情感归依。人世间最惨痛的死,梦中却是回归仙境的永恒;红尘中胜利实现的“金玉良缘”,在“木石前盟”神性的俯视下,卑微而无意义;现实人生中无可实现的宝黛爱情,却在“木石前盟”的心理现实中获得崇高的永生。至此,宝黛二人的爱情愿望在“木石前盟”的名义下实现了完全的满足。正合20世纪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因此梦的内容乃是欲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⑤

第三 神话叙事——哲学层面的艺术创造。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曹雪芹全部人生的心血凝结,既有最感性的体验,又有最深刻的思考。“木石前盟”更是《红楼梦》中真实叙事、梦叙事与神话叙事的完美结合,既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深层潜意识的情感需求,更体现出曹雪芹以神话叙事表达对于人生、情感的终极思考与探索。

“‘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坎贝尔认为,梦与神话都具有类似的结构意义。两者皆以谜语般非现实或超现实的语言指涉我们内心另一层次的存在:潜意识。神话就是关于我们心灵深处之奥秘的寓言。……更进一步来说,神话也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神话除了引导我们进入内心世界之外,也同时让我们接触‘终极的真实’。……除了意识世界之外另有一个潜意识世界,在日常的物质性真实之外另有一个不可见的、非物质的真实,而所有时空中存有的形式都只不过是超越真实的反映。这就是神话的终极意义。”^⑥

贾宝玉梦中的“木石前盟”，既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所独有的爱情神话，同时也是《红楼梦》哲学思考境界的极致。正是由于神话叙事的提纲挈领和神奇想象，才创造出《红楼梦》奇幻瑰丽的四重时空境界。

二、“木石前盟”的四重时空

“木石前盟”的四重时空境界，分别是世俗人间、太虚幻境、神界、自然界。

第一重时空——世俗人间。对于“木石前盟”而言，在第一重世俗人间时空，其最核心之处就是不为人间俗世所容，也就是宝黛二人的爱情在贾府“无立足境”。贾宝玉是贾府嫡系继承人，贾政的正配王夫人所生，贾母最疼爱的心肝宝贝，也是贾府未来的希望所在，“宝玉”的名字正表明其在人间的富贵之家贾府如宝似玉的核心地位。林黛玉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玉”字与宝玉相同，正如她初入贾府时也与宝玉一样得到贾母的宠爱，但实际社会地位却与宝玉大为不同。她只是个父母双亡、无财无势、无依无靠的孤女，如紫鹃所说“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第五十七回）因此，从家世地位上来说，从贾宝玉在家族中的核心地位出发，林黛玉显然无法满足贾府对贾宝玉的期待，能够满足贾宝玉身份地位家族期待的最佳人选是薛宝钗，也就是“金玉良缘”。以金配玉，正是社会价值期待的外化体现。然而，贾宝玉就是“假”宝玉，不是真的宝玉，他内心反叛，厌恶排斥社会价值期待他所走的道路，而这正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知己之爱最深刻的思想基础。但是，仅凭两个年轻人纯真的心当然无法撼动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面对“金玉良缘”的强大压力，“木石

前盟”在人间的爱情只能化作林黛玉绵绵无尽的泪水，“从春流到冬，从秋流到夏。”（《枉凝眉》）最终泪尽人亡，完成其在人间的还泪使命。《葬花吟》中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发问，正是林黛玉为自己、也为所有女子的悲呼，哪里才能寻找到让普天下的弱女子可以舒展身心的“香丘！”当时的女儿们无法摆脱身份、地位、家室、背景的束缚，无法摆脱既有的社会价值观、婚姻模式等的痛苦摧残和侮辱，只能沿袭“宝珠——死珠——鱼眼睛”的人生轨迹，不得不最终“陷渠沟”。所以，“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正是林黛玉痛苦无奈泪尽天亡的写照，也是她在用生命捍卫爱情捍卫尊严的主动选择。“木石前盟”在世俗人间无立足之地，这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青年男女无法追求婚姻自由的整体悲剧。

第二重时空——太虚幻境。人间弱女子林黛玉，本是仙界的绛珠仙子，无奈的泪水也成了还泪目的下的完美设计。还泪的因由来自于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恩，这也正是绛珠仙子得以修炼成仙的必要条件，这是宝黛爱情在神界的重新表述，具有多重隐喻。“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人间爱情的血泪一滴滴凝结升华而成仙界的绛珠，人间让林黛玉流尽泪水的爱情悲剧，原来是绛珠仙子特意下凡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甘露之惠的，这样的思维转换似乎消解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现实意义！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绛珠”、“离恨天”、“蜜青果”、“灌愁海水”、“五内郁结缠绵不尽之意”，正是男女之情种种感受的艺术隐喻。比如“离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蜜青”，即蜜情，甜如蜜的爱情；灌愁海水，爱情中的愁，如同海洋般深广，如同美人鱼上岸后每一步都是刀割般的疼痛，爱人的一颦一笑时时刻刻牵动自己最敏感脆弱的神经，全心全意地投入，缠绵不尽的情丝，仿佛这个世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哪怕是生理性的

吃、喝都充满着爱情无尽的遐思。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正是扬弃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切世俗无奈而把纯粹的爱情感受艺术升华的审美形象。

太虚幻境的“赤瑕宫神瑛侍者”，“神瑛”，意为神仙境界的美玉；玉有瑕，表示仙界修行不够，方有瑕疵，所以才会“凡心偶炽”。贾宝玉经历了与众女儿种种情感最丰富美好的体验，尤其是与林黛玉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然后在人生中一一失去，这就是所谓“造历幻缘”。一切的美好因为不能永恒拥有，如昙花一现、似镜花水月般只能永远留在记忆中。这样的内心痛苦如何释怀？唯有梦中的太虚幻境，是剔除了人世间种种痛苦和无奈的女儿们的精神天国！贾宝玉人生的所有美好情感都在这里得以纯粹而永恒，尤其是“木石前盟”，即宝黛爱情的最终灵魂归宿。

绛珠草修成女体、成为绛珠仙子的根本原因是受到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其中隐含着女人真正成为女人正在于男人的“甘露灌溉”之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雨露之恩。雨露之恩与甘露之惠，何其相似，表达出男女之情的生理本源，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无论是人间的凡人贾宝玉和林黛玉，还是仙界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只要是人，是男人和女人，两情相爱的实质就是性本能。爱情，就算为世俗人间所不容，然而，人性却自有一种广阔无边的爱天情地，不能拥有于实际，那就追逐于心灵，这是太虚幻境的意义所在。太虚幻境是“木石前盟”对世俗人间种种羁绊的精神超越，是爱情愿望得以实现的心灵世界，虽看不见摸不着，如“太虚”之名，却又超越生死魂牵梦萦于心！

第三重时空——神界与西方灵河。

“女娲补天”留给中国儒家文化的是使命意识，……认为自己从降生于人世之后，就有一种匡时救世的责任感，也就是儒家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之所以

能经受得住人生的种种磨难而终成大业,正是出于这种对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自我确认。”^⑦在神界“大荒山无稽崖”,女娲所炼之“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补天石,却单单剩下一块没有被用来补天,于是便被弃在“青埂峰下”。而此后太虚幻境中的神瑛侍者,及红尘“富贵场中、温柔乡里”贾宝玉所有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从神界大荒山无稽崖之“青埂峰下”生发而出的。“青埂”,谐音“情根”,无材补天,大任未遂,堕落情根。这正是“于家于国无望”,遂整天混迹于女儿群中的贾宝玉的特殊隐喻。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对于男性的文化定位,所谓小则于家大则于国的天然使命,是男性生而无法逃避的人生责任!所以作者说“我之罪固不可免。”(第一回)这是曹雪芹对自己男性身份所定位的家庭人生责任未能完成的深刻愧疚,也是未能补天的石头“日夜悲号惭愧”的真实隐喻。所以,小说中的贾宝玉可以反叛到底,表达出曹雪芹真正的内心感受和精神探索;而真实的曹雪芹却不得不愧疚于家败人亡而作为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却无力回天的残酷现实,体现出深刻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烙印。

绛珠仙子,原本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第一回)的一株绛珠草。佛家讲众生皆有佛性,灵河正是修成正果通往佛境的必经之处。“三生”指前世、今生、来世,前世是今生的因,今生是前世的果,今生又是来世之因,这样因果相续,灵魂不灭,人生就没有止境。佛教认为,轮回是有情生命的“苦”,要摆脱轮回之苦,得到灵魂的永恒宁静,就要修行。只有修行,才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唯一途径,灵魂才能摆脱堕落于六道轮回的苦难。所以,对于绛珠草而言,“西方灵河”与“三生石”是灵魂超升极乐与堕落轮回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指向,而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使原本有希望通过修行渡过灵河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绛珠草,

“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第一回）这些描述既是赤裸裸的爱情渴求，也是堕落情根的具体隐喻，之后的下凡“还泪”更是自甘堕落于凡尘俗世之举。

很明显，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爱情无疑是最大的“堕落”。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万恶淫为首”，爱就是淫，淫就是爱，否定肉体之淫就意味着同时否定爱情本身。人性本能不可遏制的追求，内心最深刻的情感体验，在面对既有的传统伦理道德拷问时，依旧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正如《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中，林黛玉在面对薛宝钗的道德审问与教诲时，“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并因此而与薛宝钗成为“金兰契”。最后一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作者借得道的甄士隐之口最终归结“大凡古今女子”，“淫”字不可犯，“情”字沾染不得。而太虚幻境的对联横批“孽海情天”，其意更明，“情”即是“孽”，这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木石前盟”在世俗人间无立足之地，即便是在太虚幻境、在神界与灵河，依然是作为修行的瑕疵而存在，这是“赤瑕”的深刻意蕴，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对待男女之情的真实态度！

第四重时空——自然界。孔子曾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佛家亦云：“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卷三）《老子》第二十五章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释、道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却显出了殊途同归的一致推崇，三者都认为自然才是现实境界、情感境界、哲学境界、精神境界的最高统合。不因世俗而否定人间，不因飘渺而否定太虚幻境，不

因荒诞而否定神界,所有的一切,都天然和谐地大一统于这个最高、同时也是最古朴实在的自然界。自然才是人最初也是最终的真正家园,既是生存的家园,也是灵魂的家园。

“补天石”未经女娲锻炼之前,也只是平常的石头,去掉了“补天”,就回归本来质朴。“绛珠草”去掉了“绛珠”,也只是自然界的一株植物。大自然中寻常的石头与草木,这才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真身,也才是真正属于自然界的石头与草木,“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五十二回)天地之间,高山大川也好,沟沟壑壑也罢,到处可见这样的粗石野草,天然共生相依相伴,遍布大地,正如芸芸众生。这是“木石前盟”来于自然、归于自然的最终表述,既是平常的存在,也是天然的最高法则,俗性与神性合一,庸常与超凡并集,平淡与感动交融,肉体与心灵同在!

泯灭真假之分,了却金玉之别,一切都似过眼云烟,转眼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这样的大地上,有的只是“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寒生活,这是曹雪芹后半生真正的生活,也是如寻常石头草木般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活。人生风霜对他们而言如同风吹日晒,只是生而如此的寻常体验,如同大自然的风雨变迁,无需期待,不必选择,怎样都可以。或许,这才是生命最本质、最贴近大地、归于自然的存在。

三、结语

“木石前盟”的四重时空境界体现了作者独特、深刻的爱情体验和精神探索。人世间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在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价值文化土壤中,个体感情诉求无以立足,更无从实现,因而无数的烦恼、痛苦、无奈充斥,林黛玉绵绵不断的泪水涌现着生命对真情的强烈渴求,同时也体现了爱情

最真实的社会处境 林黛玉的最终夭亡更是这份感情终究被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所绞杀的结果 ,正是“还泪”叙事的沉痛内涵! 人是社会的人 ,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然而 ,在社会框架中的人 ,又是多么想超越这个冷酷生硬的框架 ,实现心灵自由的飞翔! 所以 ,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超越于凡尘俗世 ,彻底挣脱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约束 ,实现爱情纯粹、绝对的心灵自由。对于爱情的追求出自人的本性 ,有其本能不可遏制的生命力 ,即便在人世间因种种阻隔而未能实现 ,也要在精神世界以更加完美的方式得到更高境界的满足。这样的爱情归宿才可以让执着追求爱情的心灵得以真正释怀、让爱情承受的伤痛得到平复。如果说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叙事核心在于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与肯定 ,精神爱恋对抗、最终超越了世俗需求 ,那么 ,神界的补天石与灵河岸边的绛珠草 ,其叙事核心就在于对爱情的道德批判与彻底否定。从传统道德文化的理性高空俯视 ,沉沦爱情是生而为人最不堪的道德堕落 ,男子应有补天之志行 ,女子更当清静以自持。婚姻本来就应该适应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的婚姻就是全部感情的合理归宿。除此之外 ,传统道德文化的领域 ,爱情没有位置 ,更无尊严 ,只是致命的瑕疵 ,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于爱情的本质态度。很明显 ,曹雪芹对于爱情的个人体悟在态度、思想方面是全新的 ,然而在向传统道德寻求集体文化归属时却势必落空。芸芸众生 ,正如自然界寻常的石头草木一般 ,没有补天大任 ,没有绛珠血泪 ,如同草木荣枯随时 ,如同石头经风历雨 ,天然相伴 ,生死同在。这才是亘古长存的朴素真相 ,是“木石前盟”来于自然、归于自然的最终表述 ,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最高生命境界。

“艺术是一个具有实用目的的魔幻世界。”^⑧通过现实叙事、梦叙事、神话叙事的三维共建 ,世俗人间、太虚幻境、

神界、自然界四重时空的重重演绎,“木石前盟”当之无愧是整个《红楼梦》中最真实动人的艺术创造。如同一颗可比日月的明珠,发出亮丽炫目的光芒;如同一座充满神奇魔力的迷宫,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如同一个璀璨瑰丽的梦幻,映照出国人独特的情感世界与精神探索,浸染之后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历久而弥新。

注释

- ① 袁世硕《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
- ② 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所引原文及脂评皆据此本)
- ③ 蔚然、顾克勇《〈红楼梦〉三十二梦系统解析》,《江淮论坛》2002年第4期,第86—91页。
- ④ 翁敏华《牡丹亭民俗文化三题》,选自叶长海编《牡丹亭:案头与场上》,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9页。
- ⑤ [奥]弗洛伊德著,孙明之译《释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5页。
- ⑥ [美]柯西诺著,梁永安译《英雄的旅程:与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对话》,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 ⑦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 ⑧ [日]滨田正秀著,陈秋峰等译《文艺学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本文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710062;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邮编:712000)